

澹

水集下

澹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九

律詩

遊華山

石頭硤滎水縱橫過雨山間草屨輕未到上方先滿意倚天青
壁看雲生

我與青山有舊盟淡雲微雨忽渝平朝來自獻三峯面真箇山
神不世情

仙人仙去有仙掌袖中擲下青芙蓉遺與揚羲書一帙暫留笙
鶴駐中峯

玉龜山下古仙真許我天台一化身擬把嶽蓮騎白鶴下看浮
世幾揚塵

河上公廟

河上丈人忘姓名一編道德了一生時來河上觀物化投膠歆
變黃河清

稠桑谷遇雨

窮秋西渡稠桑谷馬滑還經險路過騎上下山三十里天教衝
雨看黃河

濟源四絕

歌管年：樂太平而今鉦鼓替歡聲裴公祠下無窮水好乞餘
波為洗兵

祠前繚繞無窮水竹杪參差不盡山極目水窮山盡處天壇猶
在白雲間

樹映樓臺水映空溪容林意兩溶：夏山如醉無人畫遠處微
茫近處濃

毯：雲木曉相參寺枕龍蟠十頃潭一逕通幽竹深處居人指
似侍中庵

山行

終日看雲不忍還馬蹄鞞確兩山間雨聲欲到詩人耳雲氣先
濛一半山

漠：青田鷺啄苔背人飛去又飛回青山影裏銜青稻知自濟
源枋口來

樹根繫城水淪漪雨裏看山也大奇不見文公陳迹在摩挲苔
壁認題詩

玉柱峯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來穿雲絡石無人見下赴龍門作怒雷

雨晴

一春無雨作泥香碧瓦朝來泛霽光
畱得紫薇花上露幾招渴
燕下雕梁

一雨

遙望叢林一塔孤蹇騎日轉古城隅
夜來一雨添新漲潏灩灘
頭漸欲無

和楊尚書之美韻

河南夫子兩程公要與洙泗繼後塵
濂溪先生為張本舞雩風
裏浴沂春

東萊兩本不朽計讀詩源委有本因傷哉
絕筆大事記續經未
了已亡身

諸公辨論助恠驚削去訓傳非人情
大公至正本無我吾道初
如日月明

漢儒俗學欺育聾獨有一士超樊籠
君家子雲晚治易聖人門
戶見重

題劉德溫畫湖山豐夏橫幅

問道神仙郭恕先曾將清夏寫湖山
而今寶墨歸天上時許劉
郎見一班

湖山清夏不應豐一選林陰水石中
六月涼生清蕩底釣魚舩
上一絲風

風來山脚水淪漣林影參差無鏡天袖却長安遮日手綠陰多
處弄潺湲

遠處微茫近處濃岸容林意兩溶溶夏山如醉無人畫更倩劉
即作幾峰

題東坡畫古柏怪石圖

荒山老柏拚擁腫相伴醜石反成妍有人披圖笑領似不材如
我終天年

人生散材如散木禍死深山病益竒放出參天二千尺安用荒
藤纏繞為

東坡戲墨作樹石筆勢海上驅風濤畫師所難公所易未必此
圖如此高

雪望

吹面風來受雪寒寶花樓閣五雲端舡移忽破瓊瑤影丹鳳橋
邊駐馬看

蟬

薄：秋雲兩翼輕於泥脫迹便恢聲可能枵腹涼陰底受盡人
間風露清

三蘇帖

侂年鴻雁各分飛風雨蕭蕭有所思猶記讀書懷遠驛夜深燈
火對床時

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時向明窓展橫幅不須更
馮德星圖

即事

樓頭不見暮山重
遙望青林雨意濃
一陣風來忽吹散
斷雲還補兩三峯

宿朱家寺

撤幕風來遠更清
窓閑野曠見雲生
夜深古殿無燈燭
畫壁時因掣電明

金水河

金水河邊駐馬時
熙春閣外夕陽微
舊時同樂園前水
曾照寒鴉幾度歸

晚登太史臺

雲鏤殘陽一線金
西風吹雨破層陰
歸鴉恠得紅翻背
返照依然

依在遠林

市橋落日與波平
返照前灣別舸明
不覺城頭來暝色
回看天際暮煙生

管幼安濯足圖

道喪何入識重輕
白頭不作魏公卿
滄浪濯足知君意
濁水那能洗我清

龐才卿畫長江圖

青山隱隱水悠悠
何處長江是盡頭
欸乃一聲人不見
忽從天際下歸舟

淨安寺紫臘梅

倩誰傳語玉林神
莫以時宜闢斬新
只是舊時黃面老
而今現

作紫金身

題移刺右丞畫雙鹿

忘言老人馮雙鹿筆力不減東丹王右相丹青乃餘事向來勲業扶明昌

當年扈從直長楊想見秋山擗葉黃沙外小灘圓似月眼明雙鹿叫斜陽

坡陽歸隱圖

年過六帙秩尚蹉跎奈此坡陽歸隱何不是不歸未得家山雖好虎狼多

九日繫臺寺

舟泛月來九日登臨一散懷繫臺寺下挿花迴空明衣上波光動知是扁

道傍古槐

乳枝盤屋尚百尺不肯為人瓦棟梁六月行人汗如洗尚能於世作清涼

昭君出塞圖

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萬戶已將功業上麒麟

子卿漢圖

節毛落盡始歸來白髮龍鍾老可哀猶勝生降不歸漢將軍空有望卿臺

龐才卿畫春山高隱圖

了無車馬到山家門外東風掃落花春入山間人不見無時無處不煙霞

同樂園

春歸空苑不成研柳影毯、水底天過却清明遊客少晚風吹動釣魚船

石作垣墻竹映門水回山複幾桃源毛飄水面知鵝柵角出墻頭認鹿園

遊上清宮

陰、垂柳淨朝暉城郭山林果是非步遠仙壇香露濕紫玫瑰刺冒人衣

醮罷琳宮日更長坐看幡影午悠揚幽人喚起青童睡苔徑掃花筠簾香

細、薰風淡、陰過雲拋雨上花心黃鶯渴味沾微潤飛上高枝作好音

細雨薰風未熟梅仙禽啄食下莓苔夏方將盡無多景紅白葵花相背開

中牟陽水篆

龍蛇起陸蟲蝕木商盤周鼓秦刻餘中牟三異今則四斷碑殘缺陽水書

過楊太尉墳

直道從來自不容斷碑千載尚塵封潼關、下墳三尺清節高於太華峯

過長安

漢苑秦宮半夕陽
年：春色管興亡
霸橋斫盡青
：柳不為行人也
斷腸

茂陵玉盃苔痕土
魏帝金盤月
法津獨有乾陵
：上栢年來風雨不能神

草堂

幾家籬落掩柴閤
盡在浮嵐湧翠間
稻壠明邊通白水
竹梢缺處補青山

過咸陽

獨立橋邊望白雲
摩挲古塚石麒麟
千秋萬古功名骨
盡作咸陽原上塵

上林池籞鎖芳塵
直抵南山不屬人
世事千年陵谷變
千村桑柘鷓鴣春

題東坡與佛印帖

魯公食粥已數月
蘇子探囊無一錢
身後胡椒八百斛
爾曹堪笑亦堪憐

呼群鳴鹿

麋班剝落錯古錦
麋角輪囷生肉芝
：誰見呼群態
憶在秋山扈從時

霜林楓葉動秋山
誰道吻：物性閑
同類呼群更媒禍
世間何處不黃間

五嶽觀

瀏瀏清風下曲河亭
午影轉庭柯
簾虛不捲
通明處時有流鶯
趁蝶過

夜

惜惜小雨一燈熒
猶記靈宮夜叩肩
遶樹驚鳥棲不定
踏翻栢子落堦庭

曉

一聲鶉鴉喚年芳
底事驚迴蝶夢長
獨倚攔干梳白髮
滿襟清快曉風涼

暮

移牀坐到晚涼時
手弄清泉似小兒
古觀無人蒼栢暗
偶看宿鳥暮爭枝

荔枝圖

雨滴鈴聲蜀道長
都緣一曲荔枝香
宣和無限丹青手
好畫年年花石綱

臨韓幹馬

秋日平原看肉飛
千金市骨眼中稀
世間頼有丹青手
韓幹丹青又已非

載梅

滿車飽載梅花共
車聲啾啾不成弄
月落參橫畫角哀
橫眠正作梅花夢

鴻溝

山川依舊霸圖空
楚漢分溝一呷中
金翅鳥王分海立
却應荒

爾笈英雄

遊崆峒四絕

西鄰鳥鼠北朝那
涇水東流入大河
一上參雲亭上望
山川滿目夕陽多

金湯形勝滿秦中
戰鼓驚飛北塞鴻
為向崆峒山試道
可能高枕聽松風

斷碑零落任苔封
想像當時問道宮
煙鎖洞天三十六
時入空礼白雲中

萬松聲裏暮濤寒
盡在蒼雲一望間
只欠懸流二千尺
天風吹下翠屏山

題東巖道人讀書堂

裕之先大夫讀書於此東巖其自號

山頭佛屋五三間
山勢相連石嶺關
名字不經從我改
更稱元子讀書山

哀李平父

平父能詩善畫

妙畫清詩絕點塵
丹青才了已無身
釣臺即是西川路
長使羊曇淚滿巾

洮石硯

何年洮石鴨頭綠
磨研來伴中書公
乞與玉堂揮翰手
便欲草檄係西戎

跋黃華墨竹

老可能為竹寫真
東坡解與竹傳神
墨君有語君知不
須信黃華是可人

澹墨閑臨謝女真
蕭然林下自風神
世間亦有丹青手
只解尋常馮市人

閏八月十八日會同館諸公同賦

一年十二度圓月
及到中秋此夜偏
天意自憐風露爽
更教明月十三圓

閏年都未有新霜
探借秋花十日香
徑約同僚同一醉
有花有酒即重陽

太平勝事古難并
且盡清歡伴醉醒
坐上少年三館秀
也知傍有老人星

坡以把酒賦詩為太平勝事

老去追歡強不能
少時戀酒侶癡蠅
佩刀左右更相笑
我已年來絕愛憎

賓主相忘間濁清
坐中淡笑雜歌聲
道人嘿坐無分別
總是秋風萬籟鳴

馬上見桃花

可憐馬上逢春色
不得明窓貯古瓶
祇恐東風易零落
兔葵燕麥又青

列子廟

天祿讐書已斷編
枉將放蕩雜真筌
如何得侶東臯子
刪却揚朱力命篇

文粹有刪東臯文

東土西天一幻緣
先生古佛豈其仙
攬蓬指處無生死
勘破髑髏未兆前

翠微寺

南山常愛退之詩未說雲煙潤色之要見山光如潑黛更須留
待雨晴時

南山深鎖翠微宮寺在山南十里東祇怪朝來衫袖濕不知身
在翠微中

宿索水

楚漢相隨京索間路人指點舊河關英雄成敗一丘土雲自高
飛水自閑

平泉店逢夏使

穹廬毳服異華風馬上相逢一笑同贈我何勞繞朝策賀蘭十
里已胃中

暮春用寒字韻

柳陰彩艦繫朱欄樓外鞦韆搭畫杆
後稷人歸池館靜吹花風
急皺波寒

一年芳物已闌珊年少春愁為牡丹
村落人家雨前後蓬窓罩
紙護蚕寒

初聞鴈

囑爾南來新雁群封書好寄未歸人
天涯憔悴多風雪回首中
原又一春

宿遂初園

病身三日園亭主自慶還須把一盃
猶勝西隣王學士金門到
老不曾來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

雜體 詔赦國書表冊文誥附草本中十取其一二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即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尚賴股肱
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勤相
翫歲暘日習以成風因循者苟歲月以養資罷懦者託疾病以
廢庶爾既若此予何賴焉爾尚明時予言用乎汝聽掌刑者無
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冤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
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
縱衰刻俾有流離之嗟曰諫官御史汝惟耳目其有大利害具
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重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

撫養無為蠹賦曰採訪使敦本察吏時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
催科為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勗爾偏裨倣爾師徒殄
殲乃讐以復我高祖文皇之境土爰暨將校汝皆功臣之後無
忝爾祖考其尚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與親
民之官妄分彼此昔我烈祖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勲在王府
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在小民尚不忘累聖涵養之恩
况我有官君子世受厚恩身被厚祿營己自私獨不為朝廷惜
乎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衆職修理成法具在我其敢
弗率爾尚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汝吝其或弗欵邦有
常刑朕不容釋治業赴功可不勉歟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比以北境稱兵西鄙為重肆遣將帥以為封陞仍申命於大臣
以分領於行省其責不為不重其任不為不優如聞彼軍深入
夏境儻邊方之少警將內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為神明祚
也而一時利害不為社稷慮乎若非協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
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軍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
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或角
一從所長毋失事機勉圖成効

詳聞書

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波之所及我之
餘也不圖曩者泰和間彼國君臣徂於豐勇晉禍之言妄有無
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始異圖不克逞志於我於

是有增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為度量德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虜頻違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且復保我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造釁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好僥倖於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陷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自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債於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興師聲罪往伐尚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啟禍端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矣故令詳問其審之云

答夏國告和書

以生民為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為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却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可利於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時我寶鄰盟誓既百年於茲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愾此姦計俾我兩朝之交贄至於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思肩之望茲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審此輔車之勢屬吾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惟茲不類乃我同讐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

之意衆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閱
牆猶可以禦侮况同舟何患乎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自今
既盟之後云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啟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駟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陳器弊
備繕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沾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証彌之節肅陳禮弊
祇遠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歡盟而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駟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為浣懌
曷罄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履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入罪而責成君之大德已蠲前責
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如過人臣報國死不顧生
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粗償于宿負一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
陸粗置營屯稍增塹壘皆本授之成筭固無取於瑣才朝廷察
臣小心寄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
情預為邊備而臣才微責重識闇慮輕誘未識於楚羸敵妄言
於邾小遂闕儲胥之備尚遺霄旰之憂大則寘之典刑小則削
其仕籍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
面何顏尚且慮臣以輕敵損威憫臣以積憂致弊死謂臣智雖失

料心則忘他盡棄前瑕許圖後効激昂有地奮躍呼天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恕忘曹沫三販之辱要孟明一
戰之功遂致罪囚復塵任使臣敢不洗心知悔畢志改圖再三
經畫之籌庶禔惟惺萬一生成之賜少荅乾坤

進呈章宗皇帝實錄表

臣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洪烈文武之政在方策
迄為顛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其豐隆顛懿之德亦賴夫
溫醇深潤之文鋪張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然後辭不
苟聲實相當伏以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乂光膺大業祇
述先猷稟大有為之資千古挺出不忍人之政暮年有成發廩
粟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歛於即日減稅租者累年
敦勸農桑裁定制虔孝承祖廟款謁天壇秩曠古之無文定國
朝之大礼生徒徧學校冠帶圜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藻飾百度
赫然之怒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
列淮夷來舒故得孽宋增幣以乞盟阻鞮革心而効順西服銀
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蕢入貢由是蒸為瑞氣散為祥風神
鳳來翔寶鼎出現野蠶成繭嘉穀旅生至於奎壁之文河洛之
畫日月出矣光其不亦難乎江漢濯之皞乎不可尚已尚却微
稱而不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和之治億萬世
後光華博史之書况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表忠臣節
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繁生齒版圖之數所宜載以示
方來欽惟皇帝陛下寅紹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

美之不昭深詔儒臣詳為實錄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祕之書
種此編年俾之載筆屬典冊之未上值虜寇之不虞師旅繹騷
篇秩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徧閱官牒曲加搜訪然而起居
注有所未備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摭摭於案牘之餘或採捨於
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以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
臣等所編成章宗皇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
二十卷繕寫了畢謹具進呈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賤昧
學術空疎遺美不彰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伸一得之愚
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未愈慮精誠之未至輒申前懇
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量無得而形容日
月之光不勞於繪畫其有功於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
出強名殫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
緝熙宣列聖之重光席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愔乎
八荒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為務置常平以備水旱遣信使
以勸農桑三獻之外尚慮因徒萬機之餘則親覽章奏減樂府
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
以大中原之統縟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為經略萬方彌綸百
度大功非止於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湧雲
蒸瑞應之至山湧水出神鳳翔於磁郡毫鼎出於汾陰年穀屢
豐邊鄙不聳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

塞由是勲戚廢政文武具察緇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以億計而以曠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廢政之闕遺復慮榮名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況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王將有愧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未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宥基命發育萬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宵尔神略魏孝帝功所以法於道澤昭天泉恩及麋邠博施濟衆視民如傷茲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藻飾萬物膠轄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間於賤疎罰不阿於貴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禦戎也動而有經茲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克渠授首皇威所殺則裔夷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盡性無方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上稽天心下察衆志謹與文武百僚懇懇懇不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伏望陛下曲回淵聽俯察輿誠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礼官而訊日詔儒者以刺經叅二帝以為三襲六經而為七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儀拊石鳴鍾大講中天之礼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無任

平章謝撫諭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慎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濫膺間寄才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

勞臣敢不益勵懦衷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淥之憂天威所臨即遂凱還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獲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動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略緯文睿謀經遠修己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閔睢之化朝廷既治乃講騶虞之由妾等留侍掖庭阻趨行闕女工載績望虞舜之裳衣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祿

又

王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於田猶俟三農之隙豫順以動益悅無疆欽惟乾坤其仁金玉其度駕言出狩車既攻而馬既同無已大康民不勞而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閨阻朝外闕羽旄有美想聞百姓之歡弓鞬興祥更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于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翠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俎豆舉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鴈以作歌薦之郊廟庶幾得非熊而應卜福大邦家臣等祗奉綸言叨輦省務賡汾水風之作阻預群頌南山天保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謀事禮昭

大彌歡溢綿區欽惟造奢儉之中叅文武之用文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載為首敘之行敘是大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即雲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恭元之授神筭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以榮為懼中謝臣伏聞典策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祖宗以來亦宰相不專用舊或以內親于百姓而外撫于四夷有非其人付以事如臣者斗筭小器擣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縉紳之列亦嘗叅中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寔鑒此臣猶知之偶邊隅少警之初乃臣子効節之日當先行列况忝丞疑左右樞者者四年來往東西之兩地賴神謀之經略底外商衣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而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祿重身輕款上章引避則慮瀆聽聞欲奉命驅馳則實懷慙懼臣之進退交集兢榮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欲厭以重臣之勢敢懷乎小己之私敢不益勵初心誓圖後効天威不遠寔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祝無疆之壽臣無任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飭戎車利執言于醜勇作三軍謀元帥誤置貳于庸虛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豈得已而後興師出

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勞聖慮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為平鼠竊之寇而愧匪鷹揚之材奉命已來以榮為懼然士氣已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即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參聞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道顯威任重而必以誠與人而不求備授之成筭折此遐衝遂致非才亦叨重責仍且頌金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佩賜孔懷味珍知戒響士廣分甘之惠勞師休止渴之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寧止尚寬南顧之憂

謝宣慰賜夫人葬賻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凶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郵典之華死况于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父之託受朕啟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賤方深國慮何以家為臣素乏將才叨承闡寄寵踰其分釁鍾厥家仰累明恩俾光私室錫龍永以為奕斂之具飾錦綺以為賻贈之資數極襄勞恩深寃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德體貌群臣施恩於既往之鬼垂德于不報之所遂令朽骨亦沾余榮兒姪至於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知至蓋棺而後已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鞍具兔鷓匹改藥物表

小醜亂常致干天討偏師壓境屢奏膚功豈能庸疎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瀆來旬來宣增六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至提虎旅之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以為臣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

詔旨溫淳癡老為之聳觀武夫至於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
縱其前禽執此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勤勞優將
臣之寵錫遂令眷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割之才解帶乏羈縻
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被天光奉命靡違味珎知愧臣敢不據
鞍忘老執轡請行載惟筐篚之恩莫非民力尚謹藥石之戒恐
累主知不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克渠生致頃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寵光曲被
感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師殷高美三年之克豈有
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風而奔捷以至三一皆當百雖未馘孫
權之首已能俘孟獲之降從古罕聞於今為烈此皆一人授筭
諸將協心謀不遺長臣於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沉幾獨運羣策
兼收慮小器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畢志事
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蠆有毒更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王荷蓮盞一隻金一
百兩內府段子十疋表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寵慚隗始
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
歸于混合肆小寇造為之驅馳蠢爾蠻荒干茲天討迨皇威之
既振底賊壘之無堅有俘其克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歸
路以幾殲其余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
殆將亘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伏惟皇帝陛下出內府之

珍鞍尚方之品賜之惟服食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藥武自知
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之壯猷叨
塵聞竒帶其搆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罍徒忝周行之置殆
速在梁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首躬衣裳在
笥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捐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遠令異數曲
被微軀臣敢不顧影知慙飾躬自勵種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
比于南金是以侶之雖未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揚天子
之功

丞相謝過表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謔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察咎將誰執
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羨茲為社稷之大計豈
勝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言輒為敷奏庶幾崑崙之賤或
叶唐兪之徵豈謂以憑虛之言冀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
乎欽惟陛下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
則匪他赦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導諭臣敢不洗心加厲
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請張之幻事君有義益堅畏慎之誠
禘禮慶成表

新祠祖廟有嚴裸獻之儀上順天陽蓋定尊卑之義禮行一日
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吉消近日款謁大宮戒嚴
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月星明概祖考昭假福祿來宜
惟熙事之備成寔太平之高致臣預瞻隆禮祇侍齋神祠其格
思昭一人之有慶君曰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消埃之報効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鑒臨恐貽
覆餗之羞輒有避賢之請中謝臣聞忠臣不敢受無功之賞明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然後朝議俞諧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筭小
器樗櫟散材早際休明偶塵任使適邊隅之火警備行列以居
前仰賴聖慈苟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面復預於帥閫
而摠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圖尚賊臣之稽戮但知除君側之惡
不敢避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寵喻所望進貳樞機之重與
聞政事之繁內無張華經國之謀外無營平破賊之計在承平
之日不敢冒居况多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膺世爵子尚主
姻在君恩更何以加而在臣才僅止於此豈微軀之敢愛慮賢
路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雷雨之施別求俊異
俾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嫌得安常分而國有得賢之助早致
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莊獻

繼躰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歸華夏宅心
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惟永圖早定大本重明
麗正繼照則蓋取諸離一索得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
社無疆之福下以係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
謳歌攸屬益知子啓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國慶鷄鳴問寢
賡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祝萬年之壽

左參政乞致仕表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輒瀝危誠
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中素好道家之言本
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無補消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止國家有
事之日不圖庸瑣獲玷選掄委之以機務煩加之以師旅之重
王行清談而本非經國房琯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冒
居而多難將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於賢路以恐妨况從
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
之宜豈可徒戀明恩叨重任伏願皇帝陛下隆天地之施廓
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逮入固非飭讓許臣以老當致政寔不
遑安度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災深負燮調之職兢惶失措
踈踏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
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氣而率群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
旱暵為虐貽當宁之憂螟螣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
安歸方聖王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
謂何伏願皇帝陛下憫臣以無功而自慙察臣以有罪而自劾
別有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則致天工之不
曠亦足為榮但令賢路以無妨猶云有補

封冊高麗王誥冊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
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略區夏亦大啟于土宇用綏懷于遠人

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瞻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
展幹方之寵咨爾

起復知高麗國事

王猷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

以提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于東墉象輅介圭啟封圻
於大國彤弓錫盾作蕃屏于皇朝殘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汝
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公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幹命申伯以于
宣是用畀爾苴茅纘戎祖考以永為我蕃輔用追配於前人於
戲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惟既厥
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
訓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五公古有其
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學登世科孫則尚書子維
御史門閥之懿近代罕聞推其從來自爾素積生而冠萬人之
選歿而膺二品之追靈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叅政知事李瑛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
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
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群生未寧提封未入於版圖陵寢尚需
於霜露中夜以嘆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
常之運疇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瑛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
文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謨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
中省張錫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

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騫而不足揚雄解嘲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已或負於人主知之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其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於田里退閑之間超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戡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濟四秩華山拂袖最是為世上之閑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隣北極朕祇承先帝敬建掖妃載頌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休符法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節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六珈之飾於戲攀軒龍而莫及望絕鼎湖張蒼梧之不從魂消澧水惟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數陪尚深送徃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一

年八碑文

梁公墓銘

大定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於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崕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續殆非所以順養聖躬也况蕃鄙野心難制萬騎撤烈信宿可到萬一解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為先事之戒書奏縉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陝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略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陝西徐海以南屢經兵

華人稀地廣萬萊滿野則物力少稅賦輕此古所謂寬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懇則物力多稅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寬狹鄉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恐瓶罍之詩不獨譏於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處惟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略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能建白如此使之居侍從之列必有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銘曰

於皇世宗

百度惟貞

世平講武

駕言京岷

言：梁公

獨以諫鳴

傲戒無虞

屢省乃成

謂天蓋高

胡動以誠

帝曰愛我

詔柅其行

薄海內外

聞公直聲

匪惟公直

繇天子明

平賦一書

時其重輕

世有主父

不孤賈生

沈史歛經

塞華摘英

浩：而博

涵：而渟

小試所長

風馳霆驚

名聞天朝

不登公卿

惟皇好直

錫之胤榮

尚詔來者

視予此銘

郭公碣銘

君諱某字公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資聞欲因權要以貴公言請託公行晉所以亡也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入之壽夭窮達

係於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所
積之有厚薄予於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寶文
守洺有德於洺人而以橫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彥潛以進士甲
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為遺直而其子戶部尚書執剛以政
事聞于時而君以慈仁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
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疆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
人果何如也乃為之銘曰

不能銳是以鈍子試以昌其世

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貞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榮幢事業載壙銘先生
賦中庸之止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
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之為彬彬之為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
者矣故能學為人師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
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貞云其醇而不耀陳仲
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
秋五十有二官止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
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才之邵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
博程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
命石有謨述勤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

降為仁人

含和韞貞

不淄不磷

介然而石

溫然而春

聲溢天下

祿緣及身

青雲諸生

滿其後塵

勒銘貞石

垂聲不泯

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秦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之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積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趣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怪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於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室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之所以不食酖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酖毒而不知避知之不審耳生固我所欲有甚於生者理義是也死固我所惡有重於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声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吞前人戰國齊大夫棲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仍傑乎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平叔與人交怡声下氣矧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顏蒿岱不吾壓也此一及生平不喜讀佛

道書奉：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声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放蕩未嘗有綺繡之奉鍾鼎之食視一物若勤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非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謂人曰吾有三必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侯太守子不法攝置於獄守怒不為屈改鞏州通西令以廉外同州觀察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入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之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勦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知臨潢統石烈按出虎等沉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當必用惡：當必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姦人自是側目矣竟為有司傳致其罪上特宥之改大學博士未幾出為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見宣諭備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又繫寃滯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觀指東北路軍儲臨終歎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中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恣應公仕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

葬月日攀龍髯以翹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既而身愈斥氣愈不衰名愈重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嘗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上問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辭曰

剛為天德 無是饒為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天

復情於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苟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材小試 于憲于丞 羣瘖側耳 丹丘鳳鳴

投膠於河 幾何能清 砥柱屹然 頽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 公在廊廟 孰為蟲賊

公之抵之 不能已之 嗚呼九原 愛莫起之

交于黃鳥 爰止於棘 天不憖遺 哀何有極

老聃言壽 死而不亡 一時之促 萬世之長

汝山蒼蒼 汝水逶迤 公今不死 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礪字逸賓其先臨名人先生實生於汴梁嘗以沿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群外類如也幼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人篤於己遠近論文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璧叔獻趙公泐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真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

益重朝賢而薦名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
為辭議遂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
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
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若昏暗
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
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
於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於身足矣語畢而逝塋於祥
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不苟
居喪齋蔬讓服不去身二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
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澹簡潔似韋蘇州
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
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柘無忌鄺權元興高公振特
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尤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
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飢生
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請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
人貧窶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與綿衣以贈
也喪其母鄉鄰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
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貞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
之學廉正之操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
文明昌間遷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鄺元興居士曰君
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
鄺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寔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

子雲見之不當絕歎於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於元子不
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銘曰
天賦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鷄澤尉揚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鷄澤尉揚過
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祿平居左繩右準
以功名自許一旦伏節死義頌出於簿領之卑被區區一令尉
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為主知寵光身後也哉誠義激於中
不忍偷一己之安而驚百姓之患非剛明者能之乎銘曰
夫王邊臣失機王向竟速抵噉來亦不麾去亦不追
坐視完碑反棄其師令尉之卑而能死之

噫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於正
寢訃聞上為輟朝命勅祭勅葬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文正前
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括丞相與公而已嗚呼亦
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
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
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垂平三十年凡朝
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闕
休備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
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右副元帥

子雲見之不當絕歎於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於元子不
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銘曰
大則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鷄澤尉楊君死節銘
欺天矣邵氏聞見後錄

嘉祐七年上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

歐陽脩得雙幅大書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

札賜歐陽脩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

奉聖旨題

歐陽脩年譜 謹按書畫譜亦載此段

曾布為著作佐郎善迎合荆公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
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勅告五六通

可謂忠矣不以昌春和信明天子屬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
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
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垂平三十年凡朝
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閱
休備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
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右副元帥

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富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回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闡外推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略與其出自上命不若出於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期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未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之事容可擬議至於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偽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包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於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以叔易伯重增歲幣亟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公在翰苑壽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詔命有鄭之桓公代為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誥公之歿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動敏之操何以得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莘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諱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

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慤謹	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寔	自結入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過平生以交遊寡言笑	常以謙敬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夫哭之	哀焉曰世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	典故則似虞秘書經學論議則似孫宣公誥詔典冊則似李贊	黃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於全乎云銘曰書	天地元醇	降為仁人	含和韞真	不淄不磷	行為世表	文演帝綸	家傳孔學	載筆終身	敢有二事	陸其清芬	歷事四朝	寵教益新	何以致之	惟敬與勤	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	顧後絕配	瞻前無隣	惟清猷公	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	慶建白首	朝服事親	明忽星逝	孤月獨晨	永懷道陵	鼎湖上賓	金鑿舊夢	玉樓新文	忠厚之氣	歿為明神	公薨汴陽	而葬南原	過者必式	惟文止之	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子山墳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略而不及一言何也既而歎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紜而大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入有百千万之一人有百世一人有千万世

之一人有亘千百世千萬人之一人者非耶可使其技無聞也
我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冰識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
耶抑削而不錄之耶賴其遺書傳於後世使其書併亡則治人
之功無乃闕而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真子山其字
也以匡聞許州長葛人銘曰

不緇而僧

不官而儒

顧以匡鳴

不求羸餘

其四休居士之徒欤

翰林學承旨文獻堂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淳
深厚如折枯絲以為明堂之楹駕駮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
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歸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

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睨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
和氣鼓舞動蕩了無痕迹使讀之疊々不厭凡此皆文章正也
至於書亦然秦相李斯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
莫不歛衽而欲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
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
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於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
論得古人之正脉者猶以公為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
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
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
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脩應奉翰林文字翰林脩撰翰林待
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

士承安二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為政寬簡不嚴而入自暇
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
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墮於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
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
櫻懷箠歎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
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
若仙然其章文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
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
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
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
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城縣以下不
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亦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必奇
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
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
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
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一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二

碑文

史中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於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溫厚謙冲殆過所聞其間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己尊禮之又與其壻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卿有冰玉之譽觀其為人與所交遊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嘗語其兄雋能詩洎山東詩人王頤養道為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自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卿先生張晦嘗誌其

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壻龐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尚書張文正公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之路按察司事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葬為盜區壘與巡幸陪都百官奔走危殆既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下世求遺文於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喪亂子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舊聞粗記什一恐遂泯滅無傳惟是窳窳之事所以託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為請某與季宏同僚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大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瞻大名李釜名臣之冑館真公於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主成安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內東倉遷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掌書記京兆涇陽令河南新安令滄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歸世宗即位復為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於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秀發有聲塲屋間詩筆妙絕年二十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斌賈錫任祚梁僕公彪武節將軍淇上埽巡河

公奕太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頒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栗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啓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俱死無為也公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曰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節居洛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教村之民幾千人迎西齊王以賽秋社儀衛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構成其罪縣獄具聞於州將亦武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慷慨別白其事州將不得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仕宦四十餘年陸沉下僚心安氣和無不遇之歎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於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溫然似不言能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大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廩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簞也先其姪公明其仁親族乃如此是宜銘曰

沈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過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亡者存在其子

張左丞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於

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瑩上國朝儀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
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慎
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救
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訛諫殆無虛月其言
明且清止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
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冊佐佑章宗恭和
南征書詔旁午獨當大半以至函賊臣之首獻馘軍之賞量增
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略授之成筭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
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侯將復召用胡沙虎叅議軍
事公奏言胡沙虎為人遠近之人戶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
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及為
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涇水縣令
而已一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朝廷喻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
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蠹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用安危繫焉
既寢而不用矣至寧元年夏六月公又奏言朝廷欲起舊臣俾
為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為留守曩刺之為元帥非不老
且舊也而不能全遠東之敗一文士一劇賊而能保山西於屢
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而治病一醫不効必更求醫多
方療之今止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勁敵求其成効亦難矣
且胡沙虎為人殘忍其相兇凶悖莫測利害之機况有大於此
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弑逆
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春秋書暈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
巫之禍也胡沙虎跋扈專制蓋有漸矣而終不悟衰哉然而知
之非難言之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於未然之前則
不信言之於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
公亦不恐天下之被其禍也迨宣宗即位公首奏言乞止賞刑
以順人心乃者羣臣言東海侯不當立鄴陽石古乃死之非義
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止但嘗與
隣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止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
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躬行弑逆當此之時鄴陽石古乃領
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
宜先褒頤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胡沙虎雖有
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非人臣所為況以臣弑君
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下詔暴羨
之等罪誅之以迎春之誠免其妻子徙之建康今胡沙虎雖死
罪名未止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爵籍沒家產妻子雖合
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止也
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春秋魯隱公
不書即位攝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弑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
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敗况即位踰
年得成為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
往事居禍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忠乎引經據正可
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

人世業載清獻公文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諍也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虎勝於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為王胡沙虎嚙之不屑也又劾內族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叅政與屯牙哥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胡沙虎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非朝廷體舉廊帥合荅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証救多此之類初公叅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止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抵其非及其大定勅旨省掾等不得叅注吏負上為勳容會同列激之由是補外聖上即位驛召超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推用雖有所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此乃吾君之所以聖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寬厚明帝不失為明君而章帝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行一切之政權也及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然務為新政之觀人耳目哉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觀聖主即位以來未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言略施行矣何更為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侯公日以棊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於辭色以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七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

子節莞著仕筭未仕俱早卒筭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
李肯構早卒次適襲封衍聖公孔元楷次適白水令敬鉉孫仁
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公處
之坦如也初遊嵩山目之曰吾意欲至此山果終於此異哉公
三職轉運按察司使歷戶禮部二刺開通鎮涇邠廊所至有聲
不書姑錄其立朝大節云銘曰

楊堯賜彪

石傳建慶

奕世載德

維公景行

何以治身

曰誠與教

何以事君

曰忠與止

進退由義

得失委命

公自筮仕

勇於敢為

利害必聞

夷險不辭

上前論事

古洞達無疑

觀者縮頭

公獨色怡

王氏世權

祿山逆相

公折其萌

九齡劉向

孫弘飾詐

梁異跋扈

公斥其罪

汲黯李固

徐傳既誅

巡遠未旌

公於此時

請正賞刑

身雖在外

心在帝室

慘以納忠

以匡時失

帝曰疇咨

汝復相予

君房入相

奏寬大書

懸車告老

隻童匹馬

二老相從

綠野林下

一日不見

死生遂分

壁水明月

嵩山白雲

神耶仙耶

則不可知

有不沒者

視予此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傳循
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耳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以

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入南山翁之
曾也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日知無不言與當途者辯曲直以罪
去天子憐其才起為葉令下車修學講義聳善抑惡一之曰勵
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之姦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
大於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衝歲入七萬餘石自搜括之後戶
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於大司農減
二萬石民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召百姓詣者請留
不果援應奉翰林文字喻月以疾卒遺民間之以端午罷酒樂
為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乎非君之才之美之惠
曷能使民既去而挽留既歿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為詞以
招之命曰悼騷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皇天賦予若入芳鍾南
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芳又申之以脩能擷六藝之英華
芳襲六桂之芳馨我予冠之芳如芳胡獨罹此謫也飛子鳥之
鳧如芳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芳玉貞而折也猗才之富芳
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鶴下顧遺民
乎將為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為祥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
此葉邑君之桐鄉些魂兮歸來無去故鄉些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初
既秀而文將大其門耶噫

廣平郡王完顏公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幽紛為聖為賢蘊隆儲為皇風
權輿帝墳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

書契立人極也厥亦惟我世相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
燮伐遠宋用集大命於厥躬軒轅氏所以開帝圖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沉勇剛決光明魁傑勩
功帝籍圖形麟閣者不可勝紀其在熙宗時則有若遠王以至
公定冊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世宗章宗時則有若湍王正
色五朝有霍光擁昭立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
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貞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於中
都左丞彖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
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彖多以同死社稷而彖多有異議竊
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
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
至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
安石遺奏一通歸達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
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者
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祖鄆王八合父鄭
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淳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任
近侍局直長諫幸老獐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
近侍局使隆慶宮妹天吾藍也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
閉王不受詔上嘉納之興陵復土幄次還常寢王奏宮嬪可出
之以遠嫌蓋意有所在也其因事証救類如此知大興府時閹
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声妓王却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
獄走賂宣徽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即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

尉謀烈與其父南平干預朝權大為姦利王面質其罪其守上不撓又如此故嘗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為其臣周勃之忠不過為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顏真卿段秀實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與義合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為運幕熟王之為人自以託肺腑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為忠以李世勣諛武后為不忠又師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屬張萬公張鼎與之相友善醉則酣歌伊呂兩襄公詞其志為何如決非偶然者故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曰

維長白山

肇發金源

他山遙尊

精靈氣奔

如彼枝葉

附其本根

其胤維何

鄆王之孫

惟王廣平

奕世載德

父歿王事

孰在王室

帝曰俞哉

績戎世職

敢有不恪

以玷前烈

自始之學

勇於必行

剛而無欲

公則生明

蒞官事君

惟敬與誠

力竭股肱

加以忠貞

不畏疆禦

好是正直

力抗黃門

白斥貴戚

平昔喜怒

不形於色

一旦遇患

乃見大節

萃華南渡

留鎮京城

勢窮力蹙

義重身輕

談笑而絕

如唐真卿

王雖云亡

凜然猶生

一時之酷

萬世之榮

惟帝念功

命秩是旌

配食彞鼎

顏段齊聲

凡百有位

視予此銘

初忠毅傳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孝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大醫海陵朝積遷通奉大夫大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効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遠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崇翰崇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以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有彗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己歲自刑害氣在揚

州大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初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世宗即位首贈之以官陛下乃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下在議謚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泐恐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

使五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大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疾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之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猜虐自用忍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公區區納忠以下邨上卒餌虎口身雖歿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三

知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於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天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於仕版身不列於行伍足不跡於是非之場口不涉於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郊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玩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為何如客曰先生之為適則一其所以為適則異子以私康之適於鍛阮

籍之適於酒與夫聖賢之適於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為事則
斥鷃無羨於天池之樂桀跖無羨於顏冉之德其於適性一也
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
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
以適性為事苟以採山釣水為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為適則
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
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
心跡之判於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
也說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
子不以外傷內視富貴貧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
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為江河井泉激
之斯為波渚之斯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
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
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為誰滄
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
真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胃土門開其腹恒山枕其足注
以橫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
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
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寧晉實趙郡之附庸

而吾真定王君敬之棲棘於此越明年政成乃即城以為亭因
隍以為池引汶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為士民遊觀之地吾友邑
令吳微公妙侔未以記請某曰今天樵者樂於山漁者樂於水
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仁者智者之所樂也其樂同其所
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
為仁者靜乎抑為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
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於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
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因沙丘也北走恒山則簡子之所
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冀部則光武
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為灰塵忽焉如飛鳥
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迹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
世而不知其寓也沉酣於醉夢之場而馳騫於功名之會至於
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茫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刃無
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
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
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夏秋霖潦
砮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滙於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
吞長堤滅兩溪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利時復波蕩水滴
居者病繹騷行者歎滯留我惟識覺和尚威之乃伐木以石
易脆以堅踵汶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儻俾鳩厥功

仙日而不笠毳而不褐風輕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
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構隆崇礱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毅力
拔地勅勢與空闔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袤以十丈旁
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脉壑以白灰制以鐵鍵標
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
可駭也每夕陽西下大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
則銅爵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
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
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祕神造弗度沸消而
是橋也蓋經始於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於聖上鳳集鼓
山之年豈前修弗逮將俟昭代而啓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

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乃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
梓逖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宵神功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楞平嵌闔二減穹崇一超崖截壑入躡躡趙跨衛

亘長虹一憧一往來一天下有道一津梁通一

持斧衣繡一蹇幃憑軾一觀民風一與琛輦一

鳥宿衡山一入會同一眈一鰲負一水潤石泐

茲無窮一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
夫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今是

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
為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
伯正父心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
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論
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視
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耻一物之不
得其職是豈真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於伯正父伯正父曰余
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制一溫袍日旦入局子吾職不
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
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
於日用事外所為營營吃吃計較於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為身
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
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翫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
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
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
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君當詣
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
為善於家而責報於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則
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天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
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

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
若管仲之後無聞而臯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為專魚鹽
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
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
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
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幹霜降木
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於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
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
既蟲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為榮
華夕為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
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茝蕙自託於深林幽谷
微風時過見別於蕭艾之中而得登於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
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而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
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於物也不一其
蓄之地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
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
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
水之洄泐也者亦時有之藥廡之法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
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之力也至於榷楠豫章其蟠根
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為司
徒八葉而為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
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覩聞也其餘田侍郎懋等以直

道被誣陷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洄泐者也若趙
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氣也至於梗楠豫章蟠根既
深流蔭亦大則於公見之矣雖然有一於此富貴而尊榮康寧
而壽考翕々赫赫聲勢震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
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
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愉令德孝敬
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為可鄙此人情之所難
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
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
為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於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至
於後其源疏而達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於後之人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莅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閣下
建十丈旂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窓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
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太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
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推馬括日
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臯落之山昔陽之
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
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烟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平晴野
無完塊雌霓丰空雄風千里締紘以清郊鄠汗泚秋空月明飛
光燉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曠而溫爾

縲其卑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友於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
淵觀而外昭曠淵觀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
也亦然寔與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觀所以存神昭
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
惑茲曠也斯其所以為達也歟

遂初園記

滄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
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
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塙由菜園而
入老屋數楹名其庄曰歸愚闔戶而入名其堂曰閑、堂之兩
翼為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叢
茂有亭曰佇香由竹徑行數十步塙外水聲瀉、然流入池中
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
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真閑、老人得而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
量於世終無補但當謀為早退閑居之樂耳加我數年、登六
帙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為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
關白曰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
盂玄易書數冊吟諷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
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每春和體輕駕
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
幾往來復消幾量屐耳况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
余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於黃山之下曰浪溪鄴元注
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溪東二十里而
近有佛屋即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於此築堰匯水為溪
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垠中植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
溪、東西往來有壘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
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於天下也其在朝
廷則建大政立大議致明主於唐虞之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其在外則旌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聲震山嶽親族
賴其庇廕縉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為安危朝廷繫之為輕重
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
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
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聖天子非
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為勞擢兼
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為嫌方將掃大
懣佐中興還大駕於舊都挈生靈於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
晉公懷綠野之遊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大早計乎公曰不
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為泰食浮於人者雖僭石為有餘今
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
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効智力譬猶龍興則
雲從而肖者自守一溪宜矣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歸田里
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於

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為川渚
之斯為淵升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澤決雲歸功成如遺
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
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托於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
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々君子樂只黃石投書有雲者溪
其水淵々赤松是遊君子息焉泉出於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
功滿人間雲出於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前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々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
嗜寧僻無隘今天文於天日有圍月有闕東龍西虎南箕北斗
雷霆風雨霹靂霜雪冰轟震耀縱橫森列文於地山川錯峙為
掌為窅水相薄為大淵為洄尔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隴
木腐而蟲蝕似注者似印者似口者似鼻者文於人肥瘠長短
躋跌戰鬪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
吾書之全也又何待厯秦原經洛汭求之於蒼煙寂寞之濱得
之於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為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
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於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
秦銘漢刻橫陳於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
談笑明窓棊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
嗜好獨於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
公壯時馳驛往來於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澤必

命賞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哀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
幾三之二猶摺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於私第榜之曰寶墨竊
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
茂德光於竹帛銘於鐘鼎僕雖老矣尚能為公一書再書而屢
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為灰燼希夷
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
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於史雜見於傳記道家之說昭々
也獨易道出於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
者十有餘年而先天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神徵君以教授李挺
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為王極書周濂溪又以為太極圖
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
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

易道無窮

後千百世

仰先生之風

後千百世

書未亡耶

功猗

樂縣學記

大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
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
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
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

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則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於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於配天地之高明博厚其學始於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於治國平天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於儒裁其偏而救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大高難行之論無荒唐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於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樂劇邑也歷前政數才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典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於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為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厨咸備而法士興於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心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願有以樂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裨學績文為進退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真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為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我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樂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聖人尚爾况吾儕乎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楊子曰晞
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為衆人
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尚十駕不輟斯
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尚服膺不輟斯亦
為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
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烟鬱之則昏迨其煙熄
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以陷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
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為難矣然則如
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
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於古之所謂學者矣為士者鈎章棘句
駢四儷六以聖道為甚高而不肯學蔽精神於蹇淺之習其功
反有倍於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為背時
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於夏畦而未免為俗儒盡棄其平日之
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甚者苟勢利於奔競之途馳嗜欲
於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
談雄辯率常屈其座人以佞為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
以狂為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而老師宿儒所以望於後
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工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
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
殿最於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
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

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予為記竊以商水故潞水在漢為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肯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哀南遷而福建多諸生况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閩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隸淮陽或隸昌穎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慄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隣於唐鄧也視為重地易邑為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為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惟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堯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於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有其次第哉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佚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墮不虔脩故事而已非所以妥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六十二賢於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於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於別室既升孟子曾子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彰著者也其可忽諸於是大敞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為夾室者二繪五賢

於左繪先賢於右列齋者四以為士子弦誦之室會元帥完顏
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誼經講道學之成也與
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
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脩乎昏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
接邦人於道也使來請辭曰子文中之辭七五贊亦皆陰室

有方者城十宛葉之間二晉蠡彼蠻荆固一嗾凶嘯頑

帝命選侯不易邑而州以其撫爾民靈往分予憂

原隰之屹之方城新我侯戾止不而年無兵

其方成言不原隰的我侯戾止或百作新斯民

乃作新廟不新廟奕不載色載笑亦匪督伊力

有篇其宮入楹且楠方有煥其容之丹且獲方

望之魏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襟如

湯之汝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為闕里

汝水湯洙泗之鄉曾是蠹賊化蠹為良

侯在堂左書右詩化洽於體仁漸於肌

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俾數遺尚或似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四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汗隆係乎
 義之大小而其世數之久近則係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
 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於正其次大
 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為治大綱不正小綱雖正不害其為
 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材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
 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後趨於華之極則
 為奢為僭為姦為偽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能皆正人亦不能
 無邪人在人君所以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

端也邪勝極則為請託公行為讒妬並興則日趨於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為黷武為聚斂則日趨於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有養教養有官宮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於亂亡凡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寢以隆昌或債而復振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雜以徧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弑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也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終始猶以慈儉也是故施之於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於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勝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教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於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為喋喋吾恐夫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且以為龜鏡矣或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符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為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順逆是生人之讐也予尚忍言之哉卒論

如左傳之於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
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
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勲親環視
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并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驚忍雖
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
於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
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為守成之賢主而
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漢文帝德量過於賈
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非也使
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
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於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到得
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脩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
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
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
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
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心明道之實亦自無末年之禍而
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果能用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
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於末年戶口減半幾及亡國所不亡
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刷高帝平城之耻洗
呂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敝筭計見効不亦至乎曰前不

云乎不謀其利之大小者也不計其功之大小者也以帝之雄
才大畧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而已哉是故帝王
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
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
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衛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
知衛霍之才特以私衛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二師唯之可見
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於自用者自武帝始其於始皇相去無
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有君人
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治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
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為嚴
刑峻罰破姦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霸者之政矣惜哉亡
是可也至其用趙克國破先零論議諄復於屯田之計優平
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
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
從之寒熱通塞因之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三五其宜徐以
制之夫然後病可為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與有為政
出外戚孝和與鄭眾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
之始雖飲食如故病留於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
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病猶可
為也明年誅聖等是其効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衡左瑁等用

事此亦平勃交權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
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
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寶徙誅黨禍起矣此病
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群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既除而漢亦止
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治制
之一用駛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為此也嘗謂
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
勃霍光終成其功其蔽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據
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且鎮顏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
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姦雄不敢覬覦其蔽也矯激太甚
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回天下者豈淺也大夫之所為哉在易之
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為春仁也庚為秋義也蠱
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道不可以不亟也於卦一陽生為
復二為臨三為泰四為大壯五為夬六為濟也五陽而決一陰
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
矣或曰然則仲尼隳三桓之城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
出於後世王肅之學似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
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說者以為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國政
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
仲尼為政暮月而遽肯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
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為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
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

不止李杜止而不順。而止之其平勃乎陳寶諸賢猶裸袒而劇虎兕之齒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詞。陳寔所以送張讓之葬也。雖然有寔之心。則可不然。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為鈞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况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然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惟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伏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於本朝也。遷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與陳群之後。晉史遂以賈克弒君之賊。列於晉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群。賈克之後。當附於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群臣以帝禪於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知所懼矣。以荀彧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群雄競起。撥亂之才。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俟天下大悅而歸。已上則為周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據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於王祥。雖名孝友。身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於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後。當列於文藝傳。嵇阮之後。當列於玄虛。

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於姦臣傳王凌毋丘儉
諸葛誕等雖名忠於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
可啓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丘儉以廣陵叛猶異其有存
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
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
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
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
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
加之至於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
魏之讎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讎之偽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
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
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
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
與可不重與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於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同於列國也
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
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者公天下之言也
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為帝者何者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
以諸葛公王者之佐秉中原無主遂即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
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
曰曹操父子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共戴天是時關

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
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夫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
哉上則為三王之舉下不失為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
稱哉書蜀攻吳戰於夷陵蜀師敗績者何吳蜀唇齒之國人皆
知蜀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璋之
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於關羽情義久要義當
復仇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仇
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
為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
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
伊湯之德不足進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偽何曹氏父子所
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
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於誠使有孔明不為用也至於託孤曰
爾無負我庸愚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
曰然則先主逐劉璋借荊州果皆出於誠乎曰使先主一出於
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惟其不忍須臾以即尊位使人不能
無恨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
七擒縱者何昔舜侮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
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為逆命
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

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所以
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
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依之行事功業止此
觀也善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
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
矣不然周旋鏗鏘之末區、叔孫通大樂令變之事何待於亮
哉

唐論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
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後未已而武氏已識其宮中矣
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
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弱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
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
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
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冗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
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於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
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
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
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陷危寄於人上安之
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
以槩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世之君
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目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

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於妃后成於宦豎終於藩鎮向使明
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
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繁興雖元和乎淮蔡會昌
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黠武矣
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
不能用德宗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宗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
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
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
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召亂
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三代乎宇
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况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
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乎子以為必如周
公之制而后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
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
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
恭以後王之制其可笑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巖抵罅無所
不至其始也僥倖於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於國
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
為患難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
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欒黶之為難也譬如猛虎獠犬人得執而

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趨趨盤辟以為敬內厚
情深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
向而逆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
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
之後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惟
利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
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侍於前則
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湏臾之期則癰疽者日相繼也人皆知
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
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教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
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於數十年之後求其免於後
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人而君子曰雜言也雖然試言其
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雜退君子知大
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雜進而易退人主者故君子之
小過而不怵於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以為不然使平
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事
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
之竄壘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
老而緩急雜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

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於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耳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夫於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傾吾西宋人傾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間隙則關河之險為不足恃况大河為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為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漢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限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覩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於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於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

以復之。術為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為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為肘腋。互為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地外訖。夷狄肆侮。社稷沾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議天寶之亂。房瑄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修其城郭。脩其器械。則人自為戰。人自為戰。則我眾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強橫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為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為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治。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况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敬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然直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怵於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於言懦者必見於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徼明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闕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於分行有合於理吾直焉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於分行有乖於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於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於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魯昭公娶於吳孔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治以諫死此直而過於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不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直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祿任其責君子殺身以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默不離其道者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為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於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戩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七宋百餘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使人讀之者疊々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故翰林學士承旨黨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為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

盟一世自公之末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興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闡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哀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微旨引

楊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訛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徧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為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為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於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於心成於性雖聖人教

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於性者也
有悖逆愧生於心此敬之見於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
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克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夫愛親者
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
所不盡之謂忠貫之謂一會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
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於此吾先聖所以垂教
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
所解九成之解足以起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
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十傳十而億聖
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
車之二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學者苟曰吾求所謂知而已而
於力行則闕焉非所望於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為異學高
論者曰此家人語耳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說九層之
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
婦猶宜家置一書架獨非人子乎至於張載之東西銘子翬之
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於堂奧摠而類之
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

箋太玄贊引

夫玄何為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
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
之以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為仁義而作也卦用八
著用七玄則首用九著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

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為
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
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
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證本經之不悞范
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畫則
畫多於夜禍福殺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
劫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則兩劫非經悞也經云旦筮
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
二六九蘇氏攻之以為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
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
悞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
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
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
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
同况粹首一六七皆吉而陰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
凶矣恐旦筮皆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
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
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
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
星若干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
支干之數律曆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
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

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
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
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
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
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
審與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
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歟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
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為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唐賢雖
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於宋儒多出新意務為抵斥忠厚
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為心哉中說舊有阮氏註所
得多矣其今但纂為三類一明續經有為而作二明問答與聖
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
於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
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謨武畧高出近
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
為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
不忘危為戒故能功業若此魏也其後明皇初銳於治用姚
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後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

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為之鑒戒起自君道訖於慎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徧覽謹撮其樞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於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燭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畧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王及周文王皆以愛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願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錯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為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為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為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鑑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則為人不仕則為已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為榮退不為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於中形出養氣之說

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為未也推而至於
聖人之於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
於是者惟麻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
不待予言而獻正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
為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為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
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為之引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於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
元之四禘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於太宮精
意昭格明靈昭饗福瑞並應肆有漏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
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冲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
待罪伏觀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
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考理 明昌天子 天子念親 于祖于禰 惟世宗顯考
並祔世祀 既考既燕 詔群臣其議 宜刺于經 酌禮之宜

見于太宮 慰余考思 群臣拜手 豈敢等夷 匪天道孰依
匪舊章孰稽 五年一禘 振古如茲 帝曰俞哉 廟于元龜
四月孟夏 大饗其時 乃詔四裔 脩物講儀 錫鑿之臣
白馬之客 相予載祀 祇率厥職 劔珮鏗鏘 爰俟帝齋
清蹕一聲 綠槐天堦 星旄翠罕 拂天而來 乃即靈宮
左撞鴻鐘 嚴中辨外 冕服于從 奉璋髦士 立列比比
或捧珪瓚 或相拜跪 樂奏太和 舞陳文始 形容頌嘆
一夔足矣 清夜戒嚴 明月如水 旣薦旣裸 如見于位
從以功臣 倏焉夾侍 已事而旋 靈風肅然 誕受龐祉
均及敷天 于時公卿 于時耆艾 于時士庶 交相告語
天子之德 昭天漏泉 宜上尊號 告功皇天 天子曰嘻

祖考之功 於皇孝治 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內咸外平百揆時叙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
庠序之事雅垂意言焉秋八月乃展禮於宣聖廟廷鸞輅順動
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欵以為此西漢三代之主曠世一
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冊以為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
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
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
尊其祀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屈於
一時而祀光於百世禮行於一日而化行於天下此一舉也二
美具焉暗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

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稽首再拜而獻誦曰
木鐸聲寒 音蕪杏壇 宮居擇老 廟食申韓 天將興文
伊矚明君 微我明君 孰知聖人 天子曰嘻 余謁先師
禮官議禮 王殺帝儀 帝曰先師 百世所尊 禮有北面
無諱朕勤 禮官奉詔 幄次於廟 八月初吉 奉牲以告
我廟俎豆 我王圭璋 日月漢儀 金石魯堂 丹青聖容
龍衮帝服 登降拜跪 冕服交輝 璧水湯湯 龍旂央々
天子戾止 儒林之光 璧水瀰々 龍旂靡々 天子歸止
化流萬里 大哉聖師 道無古今 首惟陪臣 今親帝臨
畏匡厄陳 廟食茲辰 一時之屈 萬世之伸 思樂璧水
光搖帝裾 屬車一臨 化為泗洙 四方其訓之 天子文明
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
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
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於臣庶之屋
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閣休遺美而慰朕孝思之誠
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
留寶於御府之藏矣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
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惟法惟式逸遊
翫好弗侈弗崇嚴除承華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
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祕府捧承披玩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

古今首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蠱以求遺聲嗜昌歎以追
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悉之慕者哉實萬世
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銘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顯宗 聖詔多能 固天縱之 緝熙光明 奎壁之光

下流人間 神物終合 祥光屬天 天子曰嘻 予念茲皇考

於羹於牆 矧厥睿藻 帝曰臣某 出汝賜書 予考汝知

汝遂相予 凡百卿士 視此寵渥 爾貢爾有 予金予爵

天子命之 提襲上之 侍臣拜手 受言藏之 天章在御

貽燕後昆 天子念親 威顏若存 孰定國是 孰振民隱

啓予金滕 予考之訓 孰才鳳鸞 孰器舟楫 圖任舊人

于考之法 追蠱求聲 昌歎追好 孰愈手澤 奕世貽寶

匪私翰墨 伊先志是悼 顯宗之文 天子之孝 於斯萬年

是則是效 小臣作銘 來者尚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

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嘉禾芝草不旅于

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寧觀詩及書溫乎其和可知已

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

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為歌詩薦之郊廟詭訛

不經駁乎無議為也乃者邠州進白兔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

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膂但使百姓樂

業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勿

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
乃知聖人動作出於近代世主萬々也欽惟聖王自即位以來
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寃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
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
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救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
則減省租賦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興米草生
上猶謙讓曾此弗有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今若夫抑祥瑞
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愛民堯舜之心也內修政事外
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一如成湯之德日新
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軻知其足以
王矣一牛微物也孟軻何取焉以為高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
不可勝用矣况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克之帝王之治
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
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々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 德動皇天 和氣克塞 靈貺是甄 在邠之郊
有鬼神白 司牧之臣 獻之京闕 天子曰嘻 瑞在得賢
亦有上瑞 時惟豐年 靈芝三秀 嘉禾六穗 歆艷虛美
何益於治 乃命白鬼 縱之郊畿 凡百瑞物 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 于時士庶 僉曰聖明 超越千古 既有其始
願保其終 於皇聖治 萬方來同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網之紀之
為其舉措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
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戮我彝憲時汝
之尤無皦々沽名無容々保祿無毛舉細事無媚興大獄剗果
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
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寃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
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忽而神州指佞神羊觸邪顧忌
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

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
嗚呼周秦暨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聚流於庭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
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北宋之亡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謂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於利者惟日不足富於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於利者多辱
不足於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
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於與禽
獸亡擇忘己之積至於與天地相侶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
少年娛於酒色富者娛於利仕者娛於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
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澹薄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是謂
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扶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熊羆奔走魁
魅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
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簾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
不朽骨與皮何況問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鬚眉無乃示吾橫
氣機叢根問道徃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瀟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
子之後高者臻堂與下者及門墻譬猶泰山之高滄海之深魚
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睥視者但望見其蒼
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
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
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
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
越於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
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鳴七十子之後曰况曰愈曰孟曰楊

得什一於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河關望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於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氈而朝廷之龜鏡也至於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八

祭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銜鼈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叅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衽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群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於密而其功見於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休揭偉績以擢擢於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

郊請之於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
茲道伏以天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
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姦臣矯命以衛紹王繼
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於國厥政不蠲烝自啓兵端職
為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
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於是定和親之
約曰予寧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議講時邁之儀移蹕於汴梁
從民之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損金帛以賞
戰士優爵位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墓拔將帥於士
命擢豪傑於行陣至於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
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
方矣釋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為外攘之道甚備躬
親政事總攬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
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
修群祀以求民福慮因後省寬激恤孤獨賑貧窮宮室苑囿無
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為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
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應中興之功指日可
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脩復園陵獻裸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
天不圖天降割於我家氛祲紫微禍纏霄極憑玉几以宣命束
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為推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
返攀龍髯而莫及於是稽合禮經恭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
意僉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

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
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莫麗不曰述道乎
躬理萬機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
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脩道全美聖之至也繼
志述事博施脩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
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
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
宣宗臣等不勝奉、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
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於寧德殿二十八日丙申
移殯於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
申遷座於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
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僚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
靡訴嗟何幸兮考喪毫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某痛聖駕
之長違哀僊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辰而成非上宰庇
司群公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徵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
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聖溥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
不蠲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
世宗神孫睿謀徑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
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祀體貌大臣
賓禮名士解寡惠鮮寬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

闕館集賢爵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葬享有廟金壯京城
沉封閔徽至放赦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間於疎遠
罰不阿於親戚降虜効順以革心島夷畏威而獻馘堂上之兵
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
乾坤于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
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於金縢命忽宣於玉
几嗚呼哀哉祀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塞
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
呼哀哉龍輜徐動霓旌前引柳霎漸遙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
峻即神臯之平衍烏號斷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遡馳道而
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
兮萬代永閔兮宸顏藏衣冠於天上遺聲烈於人間去復去兮
九疑黯耒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
電動蠻夷震驚繩祖武兮孝文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維
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
鴻庥於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
體承天之運弘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廣大齊聖
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啓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齊
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皞皞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
而載於書詠於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后者

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婉德周姜輔佐先皇勤勞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蹻萬方祇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動而不豫感哀梵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鳧銀海器毋珍異之藏玉匣珠襦祿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型於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隣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於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於是諏禮官暨群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於幾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於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於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下及曰惠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王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於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慈聖皇太后来嬪於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於艱維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

皇太后德冠六宮曰英娥之貴一也謙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
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於長樂之宮肆
惟冲人嗣無疆大曆未堪家維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
圖昊天不愍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焚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閔徽
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動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
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
祈禱皆歸福於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
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
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
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謙冲之德
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
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思能
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上儀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明惠
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於此如見鳳麟嗟平叔今之古人
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暫為御史龍麟輒犯
既承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
撫姪如子事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世謂平叔五倫陽城
平叔之心情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
孰知平叔蒙莊磨詰舉世不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
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仲平叔之躋

易地皆然人無異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為憮然則齊始終
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決謂言六帙乞身退閑
暮月不待龍髯遂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為天壽
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詞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
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瞻兮又重
之以脩能飛龍矢於指端兮匪弦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
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夏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
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
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賴兮氣猶厲而奮征寒
日薄於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
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
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予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
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
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虎峯催兮生死決風蕭兮霧冥烈
士拔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
勿生不識兮死誅之誅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纏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
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
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弑

君乞致陳恒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鳩張之勢矢貫脅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得以義勇達於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之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宿命對之寃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伏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料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余追有人於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歎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詞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飢我父我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滄湄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灶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之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歿僵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慮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於體
慮而天頂煖而濡以形形心維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於斯耶方
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於天而奪之遽耶既畀之才而不
畀之壽何侈於彼而獨靳於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
宜小試所長英、不羈暫為御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
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文辟請置劇
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藉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
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
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
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
棺猶及臨之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孤魂夢寐見之扶襯還
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為世
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
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饗

開闢老人滄水文集卷第十九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啓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佇下風
瞻依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
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
處語嘿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
則探薇山阿餌木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
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
猥以不才繆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
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

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賤尊師重道嘆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
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
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
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未謝安
東山為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
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
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
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蕙幌拂雲局未為晚耳敬聽車音某雖
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善加調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况如三歲何得來音具
悉動靜為慰可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
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
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沉浮况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
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况望餘波耶豈以大馬齒在前欲俯就
先後進履耶聊布一二所聞於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
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
王維柳子厚白居易得其冲澹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
峻孟東野賈閬仙又得其幽愛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
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
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
而為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

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於李杜以為未足是畫至於無形聽至於無聲其為怪且迂也甚矣其於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畫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於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於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雜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衰雖學力欲師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於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於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為之也又須真

積力久自措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
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市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
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章書似鶯哥
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似
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麻腫得免秦吉了足
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
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飢天廐玉山禾不
救我馬馮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著
蔡不圖履稀衰屠龍挾箋擗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鐘乃知
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恠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
船東五經不掃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處砥以石坐
掃鶯鶯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
墨突樵徑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帳開劔壁苔花張古錦霜苔老
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忘碗確樵道生枳棘盤
山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
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
合而為一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望於吾友也昔人有
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泉音耳君詩無乃間有泉
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
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
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
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無躁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人至辱長
書累幅意既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也
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
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群口磬爭為
毀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懣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
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
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
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感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
狀有求勢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下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
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
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
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
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
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况未至是耶足下所
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
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
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
士人以綴緝聲律為學趨時乾沒為賢能留心於韓歐者幾人
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
語弟恐孔顏不爾也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於所謂為忠
誠為廉謹為放逸為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

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磨談道若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鑿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鑿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雜之世益成枯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於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効而昧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依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瘖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鑿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梁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眉鬚巨鰲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奮很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巖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慄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麤鏗鉉錡鑄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烟此猶可略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

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廊為四達獨有忠
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
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
卧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所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鷗
鷺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
札不足以比其沈著痛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麤其重厚有如
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鐘王之清潤
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
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泰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
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鞵刺人眼睛六太九首方
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裊籊蟲食木巨石很老拚禿恢詭譎
恠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
其莫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
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
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
士疾之若讎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

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於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籍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於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問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虚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虚心之說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於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虚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為索隱為矯激至於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撓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

子歸試以是求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於名爵
世人則惑於利至甚者翫人性命於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
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
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
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
事議獄知其寬濫則曲意為之向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
為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
希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獻一通仁人君子留情於垂死
之魂興哀於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
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
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
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摠利權也號能稱
職求其所以致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
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
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
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
未及載當俟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
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

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閭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於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此徐李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揚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况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曰頭瘤目反妍其虫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蝕鳥篆山崩川抵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恠而供木以癭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奇、奇恠、不可恃於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穎澹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公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監之小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
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
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無下駭也又書於天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黃
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蘓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
行雲流水當在蘓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之常州奏草

唐廬坦有言凡居官廩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
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粗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於常
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
千駟者亦可悲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劄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
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
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辨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
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姦邪何也竊意姦邪未必然殆學術不
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者高自
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懍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
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於佛學信有得矣夫
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為三教

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
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姦黨其謂之姦邪亦宜矣末
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溫公為姦黨以歐蘇為不知道此皆處已
太過責人太深之弊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廢幾
脚踐實地無躡等虛浮之咎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
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於自著終不可沒但
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願以小辭自憊惜哉術
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
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志既蕩夢與神
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万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
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
已耶然亦王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
知楚人事鬼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群峯秀拔
雲烟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襄瀆如此無乃汙靈尊乎乃為之辨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
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視中蟲乎

跋山谷草聖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
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於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
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塔鍾會啖司馬昭以卧龍比之此豈昭
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曰不為礼謂會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啣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
敗論士遂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過矣自古姦
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適如中即死於董卓文
舉死於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至尊身亦時之不幸
也如公重名安所適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勸司馬
昭咏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君等犬彘耳死與
草木共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君神人然為不死矣尚何嘗云
故備論之至於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
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
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麓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為然今
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
若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

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為衢兮地為席茵青山為衆

兮流水為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

林兮有酒如澠世間清境端為我輩設吾徒豈為

礼法繩以文援琴衆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

間行路是處多炎蒸如何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

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礼法

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

詩云身將隱矣又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尤可諷味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

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未從衆香國

中来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

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一藝耳亦何足

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

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矣

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子正法

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以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灑

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雲竇扶樹

雲門一枝不幸蚤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為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觀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割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猪狗脚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於它日臨行一着預尅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題此帖後謂元禧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

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

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閑閑老人滄水文集附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唐文三變至於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

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徑解柳穆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為

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於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丞肯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揚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汨於利祿不溺於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煥然死而後已者唯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閑其自號也世為磁州滏陽人祖雋因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大臣以為不可君獨以為可而可行者坐訖訕免官未幾起為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此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器械

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擣其
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
不能用是秋宣德帥以敗聞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
定州前政苛於刑盜賊無大小皆梟殺之聞赦將至先梟賊死
乃拜赦而盜賊愈繁公為政每從寬厚耻以撈掠立威不旬月
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
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
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
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
有人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為妖言置
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
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
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為近塞車駕幸山東為便山東
天下富強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
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留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
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
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
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
期之之禍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隳名城今腹
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首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
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
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

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為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脩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為歌詩遣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前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正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情詞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後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

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六部郎中石玠又次嫁尚書省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得其指歸嘗著論以為害於世者特其教耳其後亦樂從公遊公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存也大蔡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守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簡澹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擊道之重輕然且有黃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

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為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 力任權御 一判藩籬 倒置冠履

公起河朔 天以經付 挺身顛波 為世砥柱

優柔而求 饜飫而趨 春風舞雩 如望趨步

心與理洽 默以言寓 發道大全 初莫我助

大夜而旦 大夢而寤 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

致知力行 開物成務 在德為柄 在治為具

吾道非耶 而以文遇 足已無待 恃義不懼

憂國愛君 華首彌固 藏書名山 京師其副

後禮樂興 當表公墓



卷之二